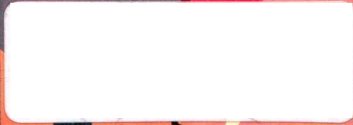


人们总是轻易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，而这往往是错觉。

黄金降落伞

[美] 丽芙·康斯坦丁 (Liv Constantine) 著
张祎 译



THE LAST MRS. PARRISH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黄金降落伞

[美] 丽芙·康斯坦丁 (Liv Constantine) 著
张祎 译

The Last Mrs. Parrish

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黄金降落伞 / (美) 丽芙·康斯坦丁著; 张祎译
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9.4
ISBN 978-7-5500-3166-1

I. ①黄… II. ①丽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00385 号

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14-2018-0399
THE LAST MRS. PARRISH by Liv Constantine
Copyright © 2017 by Lynne Constantine and Valerie Constantine
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
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9 by Beijing White Horse
Time Culture Development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黄金降落伞 HUANGJIN JIANGLUOSAN

[美] 丽芙·康斯坦丁 著 张 祎 译

出版人	姚雪雪
出品人	李国靖
特约监制	王 瑜
责任编辑	杨 旭
特约策划	刘洁丽
特约编辑	刘洁丽 王良玉
封面设计	林 丽
版式设计	赵梦菲
封面绘图	曹学洋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嘉业印刷 (天津) 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	12
字 数	307 千字
版 次	2019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3166-1
定 价	45.00 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9-1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发行电话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第一部分

安 珀



The Last Mrs. Parrish

这种没有存在感的日子，安珀·帕特森真是过够了。最近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，她每天都会来这家健身房，看那些无所事事的女人健身，这也是她们唯一在意的事情了。她敢肯定，这群女人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就算她们每天在离安珀只有五英尺的地方健身，但是在路上遇见了还是认不出她。安珀是她们之中无足轻重的一员，没什么值得注意的。她自己倒也不在意她们，她每天八点整准时去健身的原因，有且只有一个。

每天例行公事一样的生活让安珀深恶痛绝，就这么日复一日地忙忙碌碌，等待有那么一天能逃离这一切。眼角的余光看到一双标志性的金色耐克鞋踏上了旁边的那台椭圆机，她挺直了肩膀，专门把一本杂志放在机器的架子上，假装在专心阅读。她转过身，朝旁边那位优雅精致的金发女子羞涩一笑，女子也向她礼貌地点了点头。安珀伸手去拿水瓶，有意把脚挪向机器边缘，假装滑倒，把杂志撞到了地上，就落在金发女子的脚踏板下方。

“天啊，太对不起了。”她红着脸说道。

她正要去捡，金发女子停下了踏板，替她把杂志捡了起来。她注意到女子的眉头皱了一下。

“你在读这本杂志？”女子边问边把杂志还给了她。

“对啊，这是囊性纤维化^①基金会的杂志，一年出两期。你知道这个杂志？”

“是的，我知道。你是从事医疗行业的吗？”女子问道。

安珀的目光先是投向地面，又转向女子，说道：“我不是，但是我妹妹有囊性纤维化病。”这句话在她们之间凝固了。

“对不起，我太莽撞了，我不该多事。”女子说道，然后回到了椭圆机上。

安珀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没关系，你认识得这种病的人吗？”

女子望向安珀的时候，眼里闪过了一丝痛苦：“我妹妹，她二十年前过世了。”

“真是很遗憾。她当时多大？”

“只有十六岁，她比我小两岁。”

“莎琳刚刚十四岁。”安珀的脚步慢了下来，用手背擦了擦眼睛，还是费了不少演技才能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妹妹洒了几滴泪。她的三个妹妹都健在，但是已经两年没和她们联系了。

那名女子的椭圆机渐渐停了下来。“你还好吗？”她问道。

安珀哽咽着，耸了耸肩膀：“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是很难过。”

女子看着她，似乎犹豫了好一会儿，然后向她伸出了一只手。

“我叫达芙妮·派瑞思。要不我们出去好好喝杯咖啡聊聊天？”

“真的吗？我不想打扰你健身。”

达芙妮点点头说：“真的，我很喜欢跟你聊天。”

安珀挤出了一个看似感恩的微笑，从机器上下来。“那太好了，”

^① 囊性纤维化是一种遗传性外分泌腺疾病，主要影响胃肠道和呼吸系统，约半数患儿于10岁前死亡。——译者注

她握住达芙妮的手说，“我叫安珀·帕特森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

当天晚上，安珀躺在泡泡浴中，呷着墨尔乐红酒，注视着《企业家》杂志上的一张照片。她微笑着放下杂志，合上双眼，头倚靠在浴缸边。对于这一整天的进展，她感到相当满意，原以为要多费些时日，达芙妮却无形之中助了她一臂之力。她们喝着咖啡，聊了一会儿，然后才说起究竟为什么安珀能够引起达芙妮的兴趣。

“没经历过囊性纤维化病的人是不会懂的，”达芙妮说道，蓝眼睛里闪烁着热切的光芒，“对我来说，朱莉从来都不是一个负担。但是高中的时候，朋友们就总想让我丢下她，不喜欢她总是跟在我们屁股后面。他们不明白，我永远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就进医院了，也不知道她下一次进医院还能不能出得来。每一刻都很珍贵。”

安珀探身向前，竭尽全力表示出兴趣，心里却在算计达芙妮耳朵上的钻石、手腕上的网球手链和晒成棕褐色、指甲修得漂漂亮亮的手指上戴的那颗巨大的钻石究竟价值几何。她4码^①的身材，全身上下的行头至少得十万美元，却只会一味地抱怨悲惨童年。安珀忍住哈欠，朝达芙妮拘谨地微笑着。

“我知道。我以前不上学，待在家里陪着妹妹，这样妈妈就能去上班了。她因为总是请假，差点丢了工作，我们可不敢丢了医疗保险啊。”撒谎撒得如此轻松顺畅，她感到非常满意。

“哎呀，太不幸了，”达芙妮同情地说道，“我的基金会对我来说特别重要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。我们给那些有病人需要照料却无力负担的家庭提供经济援助。在我看来，这也是‘朱莉的微笑’的主要使命。”

① 码是美国服装型号中的单位，4码相当于中国的160/84A码。

安珀故作震惊地说：“‘朱莉的微笑’是你的基金会？就是那个朱莉吗？我还挺了解‘朱莉的微笑’基金会的，这些年我读了不少关于你们的东西，也了解了你们的工作。我真的是非常敬佩你们。”

达芙妮点点头说：“我研究生毕业之后就成立了这个基金会。其实我丈夫就是我的第一个捐助者。”说到这儿，她笑了笑，或许是因为有点尴尬，“我们就是这么认识的。”

“你们是不是在筹备一次大型募捐活动？”

“的确是。还得过几个月，但是现在要做的事情也很多。比如……呃……也没什么。”

“都有什么要做的呢？”安珀追问道。

“好吧，我本来只是想着，你能不能来帮帮忙。如果有了解这种病的人来帮忙当然是最好的。”

“我很乐意帮忙，做什么都行，”安珀打断了她的话说道，“我赚钱不多，但是我肯定有时间。你们做的这件事非常重要。想到你们能带来的改变……”她咬了咬嘴唇，眨着眼睛，强忍住泪水。

达芙妮笑着说：“太好了。”她拿出一张卡片，上面刻着她的名字和地址，“给你，理事会周四上午十点在我家开会，你能来吗？”

安珀粲然一笑，却得假装当时满心想的还是囊性纤维化病。“我一定参加。”她说。

周六，火车摇摇晃晃地从主教湾开往纽约，车上的安珀终于逃离了工作日的种种清规戒律，陷入了悠长的遐思。她坐在窗边的位置，头靠在椅背上，不时睁开眼睛，看着沿途风光匆匆掠过。她想起了第一次坐火车的时候，当时她只有七岁。那是在七月的密苏里州。七月是夏季最闷热潮湿的月份，火车上的空调坏了。如今想起来，一切仍历历在目：母亲坐在她对面，穿着一条黑色长袖连衣裙，板着脸，直着背，双膝规规矩矩地并在一起，浅棕色的头发和往常一样在脑后盘成髻子。不过，和往常不同的是，她戴上了一对小小的珍珠耳钉。这对耳钉她只在特殊场合才会戴，安珀觉得，外祖母的葬礼也算得上是个特殊场合了。

她们在沃伦斯堡一个脏乱不堪的火车站下了车，外面的空气竟比车厢里更令人窒息。弗兰克舅舅正在那儿等着她们。她们费劲地挤进一辆破旧的蓝色小皮卡，车里的气味令她至今记忆犹新，那是一种混合着汗味、灰尘和潮湿的味道。座椅上的皮子裂开了，直往肉里扎。沿途是一望无际的玉米地，还有一些小农庄，里面是了无生气的小木屋和小院子，堆满了生锈的机器，煤渣砖上停着废旧的汽车，还堆放着没有轮圈的轮胎和破破烂烂的金属箱子。这里比家里还要压抑，安珀真希望自己能 and 妹妹们一样留在家里，可是母亲说妹妹们还太小了，不能参加葬礼，但

是安珀已经长大了，应该来和外祖母道别。那个可怕的周末里发生的事情，她已经忘了大半，但是有一点她却永远不会忘记，就是周遭骇人的破败。外祖父母家的客厅里，一切都是单调乏味的棕色和黄锈色。外祖父坐在软垫躺椅上，穿着一件破汗衫和一条污渍斑斑的卡其裤，胡子又短又硬，神情严厉坚定，阴沉冷峻。她仿佛看到了母亲的阴郁无趣、想象力匮乏的源头。当时，年幼的她心中就萌生了一种向往，一种对和眼前不一样的东西、更好的东西的向往。

安珀睁开双眼，坐在她对面的男人正站起身来，手提箱撞了她一下，她才发现中央火车站已经到了，赶紧抓起手提包和外套，冲进下车的拥挤人潮中。她向来喜欢从站台走进宽敞宏伟的大厅，如今的大厅和多年前昏暗的小火车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她不紧不慢地走过站内那些闪闪发亮的店铺，仿佛是站外正等待着她的城市的景色和声响的缩影。走出车站就能看到高楼林立，沿着第四十二大街走过几个街区，就到了第五大道。这是她每个月的朝圣之旅，她对这条路线再熟悉不过了，简直闭着眼睛都能走完。

第一站，她会先到纽约公共图书馆的主阅览室，选一条长凳坐下，看阳光从高窗上倾泻而下，屋顶的壁画美得令人心醉。今天，看到墙边一排排书，她感到尤其欣慰。看到这些书，她就知道，任何知识，只要她想学，都能学到。她会在这里坐下，读一会儿书，寻找一切对她的计划有帮助的东西。她就这么一动不动地坐着，沉默不语，二十分钟之后，她起身出门，朝第五大道走去。

她缓慢地踱着步子，专门经过了街旁的奢侈品店，路过范思哲、芬迪、阿玛尼、路易威登、海瑞温斯顿、蒂芙尼、古奇、普拉达和卡地亚，一家又一家，一家接着一家，全都是全世界最负盛名也最为昂贵的精品店。这里每一家她都进去过，呼吸着柔软皮革的香气和异域风情的香氛，华美的

试用架上摆着各色诱人的香膏，涂抹在皮肤上，如天鹅绒般细腻柔滑。

她继续向前走，路过迪奥和香奈儿，停下来好好欣赏了一番橱窗里模特身上的华服，银色和黑色相间，造型纤长，剪裁贴身。她注视着那条裙子，幻想自己穿上之后的样子，头发高高地盘在头上，妆容精致完美，挽着丈夫的手臂进入宴会厅，沿路的女人无不投来嫉妒的目光。她继续往北走，走到了波道夫古德曼商场和历久弥新的广场酒店。她情不自禁踏上了铺着红毯的台阶，一路走进酒店大堂，但是已经下午一点多了，她有点饿了。她从家里随身带来了一点午餐，因为她的钱可是辛辛苦苦赚来的，去了博物馆就没钱再在曼哈顿吃上一顿午餐了。她穿过第五大道来到了中央公园，坐在一个正对着繁忙街道的长凳上，从袋子里掏出一个苹果和一个装着葡萄干和坚果的食品袋，慢慢地吃了起来。看着过往的路人行色匆匆，想起从前父母过的那种惨淡的生活，终日里都是无趣的对话，日子一眼望得到头，安珀忽然觉得有些庆幸。她已经数不清自己究竟有过多少次这样的感触了。母亲从来不懂安珀的雄心壮志。她说，安珀心比天高，想要的东西太多了，这种想法会给她惹上麻烦的。后来安珀真的惹上了麻烦，最后还是抛下一切离开了，或许离开的方式并非如她最初所愿。

吃完午餐，她步行穿过公园，来到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，她会在那儿待上一整个下午，然后在傍晚时分坐火车回到康涅狄格州。过去的两年里，她走遍了大都会艺术馆的每一寸土地，在那里学艺术、听讲座、看电影，了解馆内的艺术品和作品背后的艺术家们。起初，由于严重缺乏相关知识，这些作品令她望而却步，但是她以自己的方式有条不紊、循序渐进地学习着，借来了不少书，一点一点地学习艺术知识，了解艺术史和艺术大师。这样她每个月学了新东西之后，就会再去一趟博物馆，看一看书里读到的那些作品。她知道，现在只要对方不是最为见多识广的艺术评论家，她就都有能力开启一个像模像样的聪明智慧的对话了。

自从离开密苏里州那个拥挤不堪的房子的那一天起，她就在不断打造一个全新的、更加优秀的自己，即便在非常富有的人之中，也能够泰然自若。截至目前，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着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她逛到了画廊，这里通常是她的最后一站。她久久地伫立在丁托列托^①的一幅作品前，就这样注视着它，她不知道自己这样看了究竟多少次，捐赠者那一栏早已深深地铭记在她的脑海里——“杰克逊·派瑞思和达芙妮·派瑞思捐赠藏品”。她依依不舍地转过身，走到新开的阿尔伯特·库普^②的作品展。她通读了主教湾图书馆架上唯一一本关于库普的书。她以前从来没听说过库普，读过那本书才发现，库普是如此多产而且著名。她在展览中漫步，偶然发现了一幅画——《多德雷赫特的马斯河》。她在书中看到时曾经十分喜爱，来看展览之前也希望能见到原作，原作比她预想的更加壮丽。

一对老夫妇站在她身边，也为之深深着迷。

“真是太了不起了。”老妇人对琥珀说。

“真是超乎想象。”琥珀回答道。

“这幅画和实际景色差别很大。”老妇人的丈夫补充道。

“是的，但是他画出了荷兰港口的许多壮观景色。你知道他还画宗教画和人物肖像吗？”琥珀注视着那幅画说道。

“真的吗？我不知道。”

来看展览之前还是得多读点东西，琥珀心想，但还是朝他们微微一笑，然后走开了。能够展示出过人的见识，她很喜欢自己这一点。她相信，像杰克逊·派瑞思那样一个对自己的文化审美情趣颇为自豪的男人，同样也会喜欢的。

① 丁托列托（1519—1594），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著名画家。——译者注

② 阿尔伯特·库普（1620—1691），荷兰著名风景画家，生于荷兰的多德雷赫特。——译者注

三

当长岛海峡上优雅的宅邸映入眼帘，琥珀感到一阵妒忌袭来，如鲠在喉，几乎令人作呕。这幢斥资数百万美元打造的豪宅入口处，白色的大门敞开着，里面满是郁郁葱葱，玫瑰花丛开得热烈，几乎要溢出篱笆了。这是一幢灰白相间的二层大宅子。她想起自己在楠塔基特和玛莎葡萄园岛上看到的有钱人的避暑别墅。宅子气势恢宏临海而建，人在家里，家在水边。

住在这种宅子里，就能安然地避开穷人的目光，这就是财富所能带来的好处，琥珀心想。财富让你有办法也有能力从这个世界消失，只要你想，或者说，只要你需要。

琥珀把她开了十年的蓝色丰田卡罗拉停了下来。她知道很快院子里就会停满了新款奔驰、宝马，她的车在其中可能就显得过于不合时宜了。她闭上眼睛，坐了一会儿，慢慢地深呼吸，把前几周背过的东西在脑海里又过了一遍。她早上可是“悉心”打扮过的，棕色直发用玳瑁色的发带束在耳后，化了极淡的妆，轻扫了一点腮红，浅浅地涂了一点口红。她穿了一条平平整正的米色斜纹布短裙，上身是一件长袖白色棉质T恤，都是她从L.L.Bean订购的。脚上穿着一双结结实实、朴素至极的凉鞋，毫不花哨，但是非常好走，没有一丁点女人味儿。最后，她还戴上了一

副大框丑眼镜，让整个造型更加完整了。临出门的时候，她又照了照镜子，对自己的造型非常满意。她看起来平淡无奇，单调乏味，永远无法对别人构成任何威胁，尤其是像达芙妮·派瑞思这样的人。

安珀早到了一会儿，尽管可能有点不太礼貌，但是她希望能和达芙妮有段单独相处的时间，而且第一次见面比其他人早到一点对她反而有好处。她们会觉得安珀年纪轻轻，乏善可陈，不过是达芙妮屈尊俯就招来的女工，慈善工作中的一个小帮手。

她打开车门，踏上碎石车道，仿佛脚下每一块石头的大小和净度都经过精心挑选。快到的时候，她花了点时间来观察院子和房子。她发现自己可能是从后门进来的，房子正面是对着海的，那才是最豪华的一面。她左手边立着一个白色藤架，盛开着夏季最后的紫藤花，架子后面有两条长椅。安珀在书里读到过这种有钱人的生活，在杂志上看见过无数的照片，在网上还能参观电影明星和大富豪的宅邸，尽管如此，这可是她第一次近距离观看。

她沿着宽阔的石阶走到平台上，按了一下门铃。房门很大，上面还有一格一格大大的斜边玻璃，透过玻璃能看得见里面长长的走廊，一路从房子后门通到正门。她站在那儿，看得见海水炫目的蓝色，然后达芙妮突然就出现了，打开门，笑意盈盈地望着她。

“见到你真高兴。我很开心你能来。”她说，然后牵起安珀的手领她进了门。

安珀怯怯地微笑着，这个微笑，她在浴室镜子前练习了很多遍：“谢谢你邀请我来，达芙妮。我真的很高兴能来帮忙。”

“你能来和我们一起工作，真的让我很感动。这边走。我们在暖房里开会。”达芙妮边说边领着她走进了一个八边形的房间，四周是从天花板一直到地板的大落地窗，夏季的印花窗帘上，明媚的色彩仿佛喷薄

而出。院子大门是典型的法式风格，琥珀进去之后，门仍然大开着。她呼吸了一口海边的咸湿空气，真是令人陶醉。

“来，请坐。她们来之前，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。”达芙妮说。

琥珀坐下，身子陷进了奢华的长毛绒沙发里，达芙妮坐在她对面的一把黄色扶手椅上，椅子和房间里的其他家具搭配得天衣无缝，有着一一种稍显冷漠的高贵。达芙妮身上那种财富和特权散发出的雍容气质仿佛与生俱来，令琥珀气恼不已。达芙妮就像是电影《城里城外》中的人物，穿着剪裁合身的灰色便裤和真丝衬衫，身上唯一的珠宝就是耳畔的珍珠耳钉，一头光泽亮丽的金色大波浪鬃发，衬着她颇有贵族气质的脸庞。琥珀心想，光这珍珠耳环和衣服就值得三千美元了，这还不算她钻戒上的宝石和手腕上戴的卡地亚 Tank 腕表。这样的表她楼上的首饰盒里可能还有十好几个呢。琥珀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表，那是一块百货公司里就能买到的便宜手表，她们单独相处的时间，大概还有十分钟。

“还是很感谢你肯让我来帮忙，达芙妮。”

“我才应该感谢你呢。来帮忙的人越多越好，我是说，所有这些姐妹都很棒，工作也很努力，但是毕竟你经历过，你更懂。”达芙妮在椅子上换了个姿势说道，“那天早上我们聊了很多，都是关于你妹妹和我妹妹的，可是没怎么谈到我们自己的事。我知道你不是本地人，我记得你告诉过我，你出生在内布拉斯加？”

琥珀的身世可是认真排练过的：“是的，我是生在内布拉斯加，但是妹妹过世之后我就离开了。我高中的一个好朋友来这儿上大学，她回去参加妹妹的葬礼时跟我说，我可能需要一些改变，需要重新开始，而且我们还可以彼此依靠。当然，她是对的，改变的确帮了我大忙。我在主教湾住差不多一年了，但是我每天都会想起莎琳。”

达芙妮专注地看着她，说道：“节哀。失去兄弟姐妹是多么痛苦的

一件事，没经历过的人不会明白。我每天都在思念朱莉，有时候甚至有些不堪重负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所从事的囊性纤维化病相关工作对我来说如此重要。我很幸运，我有两个健康的女儿，不过还是有很多家庭深受这种可怕的疾病之苦。”

安珀拿起银色相框，里面镶着两个小女孩的照片，两个人都是金发，皮肤晒成了棕褐色，穿着配套的泳衣，盘腿坐在码头上，挽着手臂。“这是你的两个女儿吗？”安珀问道。

达芙妮看了一眼照片，欣欣然地笑着，指着照片说：“是啊，这个是塔卢拉，这个是贝拉，去年夏天在湖边拍的。”

“她们好可爱啊。都多大了？”

“塔卢拉十岁，贝拉七岁。她们拥有彼此，我很欣慰，”达芙妮说，眼睛里腾起了雾气，“希望她们能永远这样。”

安珀想起她读到过，演员演戏的时候，为了适时地哭出来，会回想最悲伤的经历，她努力想要唤起点什么悲伤记忆让自己哭出来，但是此刻，她脑海里最悲伤的念头，莫过于坐在达芙妮的椅子上的不是她自己，这个漂亮房子的女主人也不是她。尽管如此，把照片放回桌子上的时候，她还是竭尽全力让自己看起来悲伤一点。

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达芙妮起身去应门，离开房间的时候说道：“请自便，喝点咖啡或者茶。还有一些糖果，都在餐具柜里。”

安珀站起身来，把手提包放在达芙妮刚才坐的椅子旁边的椅子上占座。她倒咖啡的时候，其他人边打招呼边拥抱着进门了。她讨厌女人这种叽叽喳喳的声音，就像一群咯咯叫的母鸡。

“大家好！”一片叽叽喳喳声中，达芙妮的声音冒了出来，众人就都安静了下来。她走向安珀，拥着她对大家说：“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位理事会新成员，安珀·帕特森。她会是我们团队非常出色的新鲜血液。”

让人难过的是，她其实算是个专家了，她的妹妹是得囊性纤维化病过世的。”

安珀的目光垂向地面，那群女人齐齐地发出一阵唏嘘。

“大家都坐下吧，你们可以轮流向安珀介绍一下自己。”达芙妮说，手里端着杯碟坐了下来，望着女儿们的照片，安珀留意到，她稍稍挪动了一下相框。安珀环视周围，她们一个接着一个微笑着说出自己的名字——洛伊丝、邦尼、费思、梅瑞迪思、艾琳和妮芙。她们个个光彩照人、优雅精致，其中有两个人特别引起了安珀的注意。两个人身材都不超过2码，邦尼留着一头长长的金色直发，绿色的大眼睛，尽显优雅。她各方面都完美无缺，对于这一点，她自己也很清楚。安珀在健身房里见过她，只穿着短裤和运动内衣，正在疯狂地健身。但是邦尼茫然地看着她，仿佛以前从没见过她一样。安珀恨不得提醒她一下：啊，我认识你，你是那个跟姐妹们吹嘘自己背着丈夫乱搞的。

梅瑞迪思和其他人也有点格格不入。她的衣服一看就价格不菲，但是整体看起来比较柔和，不像其他人的行头那么招摇。她戴着一副小巧的金耳坠，棕色毛衣上挂着一串泛黄的珍珠，呢子裙的长度有点尴尬，既不够长，也没有短到时髦。会议进行中，她越发显得与众不同，而且不仅仅是外表的不同。她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，肩膀向后收，昂着头，摆出一副既有钱又有教养的样子，讲话的时候带着一丝寄宿学校的口音，显得她的话都比其他人更深刻一点。她们正在讨论无声拍卖和已经确定的拍卖品，包括异国假期、钻石首饰、陈酿红酒，清单越拉越长，东西一样比一样贵。

会议接近尾声，梅瑞迪思朝安珀走去，坐在她身边说：“欢迎来到‘朱莉的微笑’，安珀。你妹妹的事，真是令人遗憾。”

“谢谢。”安珀只简单地说了这么两个字。